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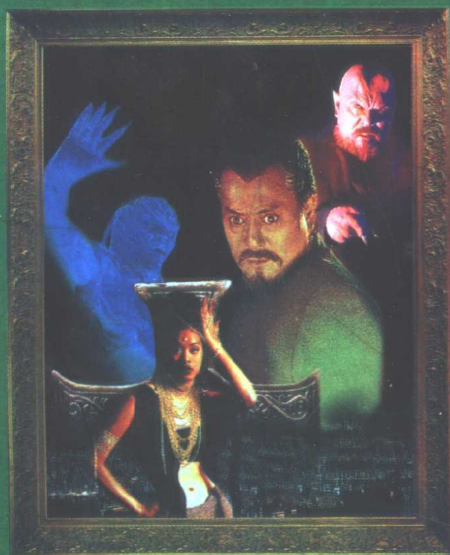
世界名著

哈葛德传奇作品精选

白女王和夜女王

ALLAN QUATERMAIN

(英)亨利·哈葛德 / 著 杨佑方 / 译



45

Henry Rider Haggard

I enjoy reading Haggard's novles from my youth

— Winston Churchill

四川人民出版社

白女王和夜女王

[英] 亨利·哈葛德 著
杨佑方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川)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孙毅

封面设计:阿庆

哈葛德传奇作品精选

白女王和夜女王

[英]亨利·哈葛德 著

杨佑方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3号)

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振兴制版胶印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 8.5 插页 4 字数 150 千

1998年8月第1版 1998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7-220-04074-1/I·626 印数:1-3060

定价:50.00元(全三册)

译者前言

英国前首相邱吉尔说他最爱读《白女王和夜女王》。

哈葛德于1885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所罗门大道》，一举成名，因而在第二年，他就放弃了已经取得出庭律师资格的律师生涯，专心投入写作。

这本《白女王和夜女王》作为《所罗门大道》的续集，是他在1886年写毕而于1887年出版的。

本书的故事紧接《所罗门大道》，主人翁仍是那三个人：亨利爵士、古德船长和以第一人称出现的老猎人阿伦·夸特梅因。这次他们是去寻找传说存在于中部非洲的一个白人国家。他们历尽艰险，终于找到。但由于爱情纠纷，引起政治动乱，导致一场内战。结果亨利娶了白女王，成为这个国家的国王；古德当了“海军大臣”；夸特梅因和一位祖鲁勇士则因这场战争病死和战死，从而结束了这位传奇人物老猎人夸特梅因的一生。

不知作者是不是和《福尔摩斯侦探案》作者柯南·道尔爵士有着同样的情况。柯南·道尔在写了许多福尔摩斯小说之后，以《最后一案》结束了福尔摩斯的生命，本想从此搁笔。但不料引起广大读者愤怒谴责，一位老年女读者甚至写信给柯南·道尔，骂他是“残忍的畜生”。

哈葛德有无得到对夸特梅因之死的谴责，不得而知。但他以后写了许多本以夸特梅因为主人翁的小说，故事都是在《所罗门大道》的故事之前，夸特梅因还是个年轻人。

作者在这本小说里，比在《所罗门大道》里，表现出对种族

歧视和殖民主义更强烈的反感。书中多处拿白人和黑人对比，显示白人道德品质远不如黑人高尚。在“序曲”里更是把白人绅士淑女的虚伪面具揭露无遗，使自诩为“光明之子”的白人种族歧视主义者无地自容，给了这些人以有力的鞭挞。

书中更借祖鲁勇士安斯洛波加斯之口说出：“在公平战斗中杀人，总比按你们白人方式，用买卖和高利贷吸尽一个人的心血要好得多。”（见 18 章）这是何等辛辣的笔调！

至于反对白人的殖民主义，书中表示得更明显。亨利是白人，但他作了非洲一个国家的国王之后，他明令禁止白人进入他的国家，以防止殖民者给他的纯朴人民带来邪恶之事和战争。

作者还预言：“每一个殖民地到时候都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见 9 章）

这说明作者不但在政治思想上是进步的，而且还有政治远见。他曾在《再生缘》里预言中国将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是出于同一远见。在十九世纪末的欧美作家中，颇为少见。

序 曲

我刚刚埋葬了我的孩子，我为了那骄傲的英俊的可怜孩子，我的心碎了。只有一个孩子又这样失去是非常难以忍受的。但是上帝的意志完成了，我是个什么人竟然抱怨？命运的大车轮像“世界主宰”^①一样，滚滚向前把我们依次都碾碎，有些早，有些晚。何时碾碎无关紧要，到最后它把我们大家都碾碎。我们并不像可怜的印度人一样匍匐在它面前；我们东逃西躲，哀求慈悲，但没有用。恶狠狠的命运轰隆隆前进，在它来到的时节，把我们压成粉末。

可怜的哈里竟去得那么快！正在他的生活对他敞开大门的时候！他在医院里正干得很出色，他已经以优异成绩通过了他的最后考试。我为他这些成绩感到骄傲，我想，比他自己还感到骄傲。然后他就必须到那所天花医院去。他写信给我说他不怕天花，想去取得一些经验。现在，这种病害死了他。我年事已高、头发灰白、形容枯槁，却被留下来哀悼他；而且无儿无女来安慰我。我本来可以救了他的，我有得是钱足够养活我们两个而且绰绰有余。所罗门王的宝库给了我这笔财富。但是我说：“不行，让这孩子自己去谋生，让他劳动劳动才可以享受休息。”不过，休息比劳动先来到他身上。哦，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① Juggernaut 印度教主神之一，守护神毗瑟拏的化身，相传每年例节用巨车载其神像游行时，善男信女多愿投身轮下死去。——译者

我就像《圣经》上说的那个人^①，他积存了许多财物，修建了仓房——财物给我的孩子，仓房为他储存财物。现在他的灵魂被收了回去，我孤零零地留在世上。我宁愿收回去的灵魂是我的而不是我孩子的。

我们这天下午把他埋葬在我住的那个村子里的教堂灰色古老钟楼的背阴处。这是个阴沉的十二月天下午，天空雪意沉沉，但下的雪不太多。棺材放在墓穴旁，几片大雪花落到上面，在黑棺衣上面看着分外白。把棺材往下放进墓穴这事出了点小小障碍，忘记带需用的绳索。我们只好从棺材边退回来，沉默的等着，望着大片雪花一片一片地缓缓下落，像是上天的祝福。然后又在哈里的棺衣上融化，像泪水一样。然而这还不算完，一只旅鸫红胸鸟勇敢得不得了，飞来落在棺材上开始唱歌。这时我怕我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亨利·柯蒂斯爵士尽管是个坚强的人，也是如此。至于古德船长，我看到他也把脸转开。我即使在悲痛之中，还是忍不住注意到这些。

以上有阿伦·夸特梅因签字的记事是从我两年多以前写的日记上摘录下来的。我在这里把它抄下来，是因为对我来说，这对于我将要写的纪实似乎是最恰当不过的开头。如果纪实能愉悦上帝宽容我，我就能把它写完。如其不然，噫，也没关系。这篇摘录是在离我现在痛苦地躺着缓慢地写书的地点七千英里左右的地方写的。现在一个漂亮的姑娘站在我一旁，用扇子扇走我令人敬畏的面容上的苍蝇。哈里在那里，我在这里。然而，不知怎么

^① 见路加福音 12 章 16 至 21 节：“有一个财主，地里的出产甚多，他就自己心里思想说：我打的粮食无处收藏，可怎么办呢？”又说我这样办，毁了我的仓库，另盖更大的，我所有粮食财物，都可以收藏在内。然后我对我的灵魂说，我的灵魂，你现在有许多存放的财物，足够多年费用的，可以安逸自在，吃喝宴乐了。天主却对他说，昏愚人啊，今夜就要收回你的灵魂，你所积蓄的将归谁呢？谁为自己积蓄财帛，在天主台前，却不富足，就是这样。”

的，我不禁感到我离哈里不远了。

当我在英国的时候，我一直住在一所很雅致的房子里。至少，按我在非洲生活时住惯的房屋标准来判断，比较而言，我管它叫雅致的房子。这所房子，离哈里长眠的老教堂不到五百码远。葬礼过后，我走回去，吃点东西。因为即使一个人把他所有的希望都埋葬了，挨饿也没有好处。但是我吃不多，不一会儿我就开始散步，或者不如说一瘸一拐地走。狮子把我咬得永远跛了。我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地在镶橡木板的门厅里走——因为我在英国的房子也有门厅。这座门厅的四壁上摆着一对一对的兽角，总共大约一百对，都是我自己打的。它们都是美丽的标本，因为我从来只保存在每一方面都十全十美的角，除非为了能引起联想的缘故。

在房间中央，宽阔的壁炉上边，留有一片空位置，我把我所有的步枪都摆在上面。有一些我已经买了四十年了。老掉牙的前装枪，现在没有人会看上一眼。有一把是猎象枪，有绿色皮条扎在枪托和保险栓上，像荷兰人惯用的那种一样，他们管它叫“洛埃尔”（步枪）。卖这枪给我的那个布尔人告诉我说，他的父亲在血河^①之战中使用过它，那场仗是在祖鲁王丁戛安侵入纳塔尔之后打的。他在那里屠杀了六百多布尔男女儿童。布尔人管这些人死的地方叫“威恩”（哭泣之地），一直叫到今天，而且要永远叫下去。我用这把老枪打了许多象，它总要用一大把黑火药和三盎司的弹丸，而且反冲得像有鬼一样。

噢，我来回走动，注视着那些枪和那些枪打下来的角。我走动的时候，心中产生一个很大的渴望——我要从这个我懒散安逸生活着的地方走开，再回到那蛮荒之地，我在那里度过了一生，

^① 血河之战——1838年布尔人在恩科姆大败入侵的祖鲁人，双方伤亡惨重，以后恩科姆就被称为血河。——原注

我在那里遇到我亲爱的妻子斯特拉·托马斯（夸特梅因的第二个妻子，生下哈里后去世——原注），可怜的哈里生在那里，我在那里遇到那么多好的、坏的、平平常常的事情。我产生了对荒野的渴望，我对这个地方已经不能再忍受，我要去在那些野生猎物和未开化的人当中生活并在他们当中死去。是呀，我边走着开始向往着在广阔的草原和神秘的灌木海洋上仰望那发出闪光的银白月华，守望着一群一群的野物跑下水边。有人说，这种主导情感是强烈地趋向死亡的，那晚上我的心已经死了。但是，就不提我的烦恼，一个过了四十年像我这样生活的人，也不能把他自己关在这个古板的英国大地上——到处是整整齐齐的灌木树篱和精耕细作的土地，到处都是的一本正经的僵硬举止和衣冠楚楚的人群。他开始渴望——唉，他是多么渴望——沙漠空中的清新气息。他梦想看到祖鲁战士在敌人阵前散开队形像激浪撞在岩石上一样；他的心情起而反抗文明生活的严格限制。

啊，这种文明，它都带了些什么来？我在未开化的人中间生活了四十多年，了解他们，了解他们的习俗风尚。现在我又在英国这里生活了几年，以我自己的愚蠢方式尽力学习“光明之子”（白人种族主义者自称为光明之子，把黑人称为黑暗之子——译注）的习俗风尚，可我发现了呢？双方存在着很大的不可逾越的鸿沟吗？不，只是很小的鸿沟，一个平平常常人的思想可以一跃而过。我这样说，是未开化人可以做到，白人也可以做到。只不过后者更有创造力，并且具有组合能力。此外，就我对未开化人的认识而言，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对金钱的贪婪，而对金钱的贪婪是吞噬白人心灵的癌症。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论断，不过在所有本质方面，未开化人和文明之子是完全相同的。

当然，一位具有高度文明的夫人读到这里，想到她那用穿孔小珠项链装饰自己的黑人姐妹时，会对一个只具有猎人简单头脑的老傻瓜发出讥讽的微笑。坐在俱乐部里吃着科学化晚餐的有教

养的高档游手好闲者流也会如此。他那一餐饭的费用会养活一个挨饿的家庭一个星期。而且，我亲爱的年轻夫人，围在你自己脖子上的美丽东西是什么？它们和未开化妇女的穿孔小珠项链有着强烈的家族相似之处，尤其是当你穿着袒胸露背晚礼服的时候。你那按着嘤嚶音调转来转去的习惯，你对涂脂抹粉的爱好，你喜欢你的富有的战士用婚姻俘获你使你归属于他的这种方式；还有你对羽饰的爱好变化之快——所有这一切都暗示着一种近亲似的特色。还要记住这点，在你的天性的基本原则下，你们是完全相同的。至于你，也在笑着的先生，当你在享受你那看着妙不可言的菜肴的时候，让某个人来劈脸给你一下，就可以很快看出你有多少未开化人的成份了。

我可能没完没了的说下去，但这有什么好处呢？文明只是野蛮状态的银箔，它是一种虚荣，像北极光一样，来了只是为了退去让天空更黑暗。它从野蛮状态的土壤中像棵树一样的长出来。我相信，或迟或早，它会再一次像树一样倒在这土壤里。正如埃及文明倒下了，希腊文明倒下了，罗马文明和许多其他现在世界上数不清的文明也倒下了。然而，不要误以为我是反对为全体利益而应用集体经历所代表的现代制度和习俗——它们当然有很大的好处，比如说，医院。但要记住，是我们培育了塞满医院的病人。而在未开化地区，他们没有培育。此外，就会引起这个问题：这些好事有多少是归功于基督教义，又有多少是归功于文明的呢？于是，天平左右摇摆，事情就这样开展——这里有所得，那里有所失。自然的大平均数横贯这二者之间。总数形成这一巨大等式的一个因数。在这个等式里，结果与目的的未知数量相等。

我对这些题外话并不感到歉然，尤其因为这是一切年轻人和那些人从来不喜欢思考（这是个坏习惯）的人自然会浏览一遍的序曲。对我来说，我认为我们有时应该试图了解我们人性的限

度，这是可取的。这样我们就不会由于认识上的自傲失去自制力。人类的聪慧几乎是无限的，而且可以像有弹性的带子一样延伸。可是人性就像一个铁环。你可以使它转个不停，你可以把它擦得非常光亮，你可以把它一边弄平使另一边凸出。但是只要世界持续存在，人类还是人类，你就不能增加它的总周长。这是一项固定不能改变的事物，像星辰一样的固定，比山峰更持久，像永恒的道路一样不可更动。人性是上帝的万花筒，那些彩色的小玻璃片代表我们的情感、希望、恐惧、欢乐、对善与恶以及非善非恶的强烈愿望，在上帝的全能的手里，像星辰转动一样的准确一样的肯定地转动着，不断地落入新的花样新的组合。但是组成的分子仍然是一样的。也不会多一小片彩色玻璃也不会少一小片彩色玻璃，永远永远。

这就是那么回事。如果为了论证的缘故，我们把自己分成二十份，十九份未开化的，一份文明的。如果我们真的要了解自己的话，我们应该朝我们人性的那十九份未开化的看，而不应该朝第二十份看。这第二十份尽管实际上无足轻重，却涂敷在其他十九份上，像鞋油对靴子，饰面对桌子，使那十九份看起来完全与它们的实际不一样。我们在紧急情况时，是求助于那十九份未经加工而实际顶用的未开化部分，而不是求助于虽经抛光但于现实无补的第二十份。文明应该拭去我们的眼泪，但我们仍然哭泣，不能得到安慰。战争和文明是相抵触的，但我们却为了温暖舒适的家庭生活，为了勋章，为了好名声去打仗而且以打仗而自豪，如此云云。战争透过一切事物。

因此，当心情受到伤害，头低到尘埃的时候，文明就使我极端失望。我们就往回爬往回爬，像小孩子一样躺在大自然的伟大胸怀上。她也许可以抚慰我们，使我们忘掉痛苦。或者至少使我们不再记忆它的刺痛。在巨大的痛苦之中，有谁不曾感到对大地母亲的外貌去看望一番的渴望？渴望躺在山上卧看青天白云；渴

望听到海滩上卷浪飞溅的雷鸣；渴望让他的为生存而挣扎的艰苦生活与大自然的生活融合起来一段时间；渴望感到她永恒心脏的缓慢跳动，渴望忘掉他的剧痛，让他本身被她的察觉不出的运动着的庞大能量吞没。我们属于她，来自她，并将再与她融合起来。她让我们出生，有一天她也要让我们下葬。

于是我在痛苦之中，在约克郡我家的镶橡木板的门厅中走来走去的时候，我渴望再一次投身于“自然”的怀抱中。这不是你所知道的在妥为保护的森林中向你招手在玉蜀黍地里向你微笑的那个“自然”。这是在创造世界刚刚完成那个年代，尚未被热得发昏的人性发出的人类污垢所污染的自然。我要到野物所在的地方去，回到我所爱的无人知晓历史的国土去，回到未开化人中间去，尽管他们之中有一些像政治经济学一样无情。在那里，也许我应该学会想到可怜的哈里长眠教堂院落里而不致于感到仿佛心都裂成两半。

现在是这篇以自我为中心的谈话的结束，不再谈起。但是如果有一天你的眼光落到我形诸笔墨的想法上，而且尽你所知的了解它，我要求你持保守态度，因为我不得不告诉你的，并不是没有它的利害关系的。以前我从来没有讲过，以后也不会再讲。

目 录

译者前言	(1)
序曲	(3)
第一章 领事讲的故事	(1)
第二章 黑手	(14)
第三章 传教站	(23)
第四章 阿方斯和他的安妮特	(33)
第五章 安斯洛波加斯作出承诺	(42)
第六章 夜色消逝	(55)
第七章 一场无情的大屠杀	(64)
第八章 阿方斯的解释	(75)
第九章 进入陌生之地	(85)
第十章 火河险遇与人蟹大战	(96)
第十一章 “横眉冷对”城	(109)
第十二章 姊妹女王	(121)
第十三章 关于祖——温第人民	(133)
第十四章 花形神庙	(143)
第十五章 苏莱丝的歌声	(157)
第十六章 在雕像前	(169)
第十七章 暴风雨开始	(178)
第十八章 战争，血红的战争	(189)
第十九章 奇特的婚礼	(202)
第二十章 隘口之战	(211)

2 / 白女王和夜女王

- 第二十一章 策马夜奔飞骑救驾…………… (223)
- 第二十二章 安斯洛波加斯固守阶梯…………… (232)
- 第二十三章 我讲完了…………… (244)
- 第二十四章 另一个人写的…………… (252)

第一章 领事讲的故事

在我的可怜的孩子哈里下葬之后，一个星期过去了。一天黄昏，我正在我房间里来回走着想事情，寂静的门上一声铃响。我走下台阶亲自去开门。走进来的是我的老朋友亨利·柯蒂斯爵士和皇家海军约翰·古德上尉。他们进了门厅，坐在宽大的壁炉前，我记得，一炉旺旺的木柴火正在烧着。

“你们来看我我很感激。”我由于有说话的习惯才说道：“大雪天走路一定很辛苦。”

他们没说什么。只是亨利爵士装满他的烟斗，用一根余火未烬的木炭点燃。他躬身向前取火点烟斗的时候，火烧着了一块在冒气的松木，火光明亮地闪耀着，把整个景像照得轮廓十分清楚。我想，他是一个面容多么高贵的人啊！沉静强健的脸，轮廓分明的五官，灰色的大眼睛，黄胡子黄头发——总合起来是高级类型人类的高贵标本。他的体形也没有辜负他的面容。我从来没有见过更宽的肩膀和更坚实的胸膛。实际，亨利爵士的胸围大，使他六英尺二的身高并没有给人以高个子的印象。望着他的时候不禁想着这是多么奇怪的对照：我的瘦小干枯的身躯与他那魁伟的脸与体型。你自己设想一下，一个瘦小、干枯、黄脸、六十三岁的人，纤细的手，棕色的大眼睛，一头灰白的头发剪得短短的，竖立着活像一把一半用旧了的板刷——连衣服的总重量九英石六（一英石合6.35公斤——译注）——你就可以得到对于阿伦·夸特梅因应有的概念了。他通常被称为猎人夸特梅因，或者被当地土人称为马卡马赞——用英语来说，夜里机警地守着监视

2 / 白女王和夜女王

哨的人，或者用通俗英语说，一个不会上当的机灵鬼。

这里还有古德，他跟我们两个都不一样，矮小，黝黑，肥胖——很胖——闪光的黑眼睛，一只眼上永远戴着一副单片眼镜。我说胖，还是用的温和的字眼，我很歉然的说，近几年来，他很不得体地胖起来，亨利爵士告诉他这是因为无所事事和吃得过多。古德尽管不能否认这话，却根本不愿意听。

我们坐了一会儿，我取了一根火柴把已经放在桌上的灯点亮，因为空中的灰暗朦胧开始变得阴郁沉闷，当一个人不到一个星期前刚刚埋葬了他生命的希望之后，这是恰如其分的。跟着我打开了护墙板下边的食品柜，取出一瓶威士忌，几个平底玻璃杯和水。我总是喜欢独自做这些事。有人不断在我身边指点，仿佛我是才十八个月的婴儿，这是使我恼怒的事。整个这段时间，柯蒂斯和古德一直沉默着。我想，他们感到说不出什么于我有任何益处的话，而对他们在场和无言的同情带给我的安慰使我感到满足。因为这只是葬礼之后他们的第二次来访。顺便说一句，在我们悲痛的黯然时刻，是别人的在场使我们得到支持，而不是他们的谈话。他们的谈话只会激怒我们。在暴风雨之前，野物总是聚在一块儿，但它们停止叫唤。

他们坐着，抽烟，喝威士忌和水。我站在壁炉边，也在抽烟，望着他们。

最后我说话了。“老朋友们，”我说：“我们从库昆纳斯回来有多久了？”

“三年了，”古德说：“你为什么问？”

“我问因为我想我过了一段时间够长的文明生活，我要回到草原去。”

亨利爵士把头往后靠在扶手椅背上，发出深沉的笑声。“多么奇怪啊？”他说：“嗯，古德？”

古德透过他的单片眼镜对我诡秘地满面笑容：“是的，奇怪——很奇怪。”

“我不十分明白。”我从一个望到另一个说道。因为我讨厌故弄玄虚。

“你不明白，老伙计？”亨利爵士说：“那么，我来解释。古德和我到这里来之前，作过一次谈话。”

“如果古德在，你可能谈过，”我带点讽刺意味插言，因为古德是个谈话能手，“可能会谈些什么呢？”

“你认为是什么？”亨利爵士问。

我摇摇头，我不大可能知道古德会谈些什么，他谈的事那么多。

“嗯，是关于我提出的一项小小计划，也就是说，如果你愿意，我们就收拾起我们的行装，到非洲去再远征一次。”

我听了他的话，简直是跳了起来，“你不是当真的吧？”我说。

“是的，我是当真的。即使古德也是当真的。不是吗，古德？”

“相当认真。”这位绅士说。

“听着，老伙计，”亨利爵士态度相当兴奋地继续说：“我对除了在一个讨厌乡绅的乡下扮演乡绅之外无事可做也厌倦了，厌倦得要死。有一年多，我一直像一头在嗅危险的老象一样地焦躁不安。我总是梦到库昆纳斯，嘉古尔和所罗门王的宝库。我可以向你保证地说，我已经成了一种几乎说不清楚的渴望的牺牲品了。我讨厌打野鸡和山鹑，我想去试一试一些大的猎物。好啦，你知道那种感觉——一旦你尝到白兰地和水，牛奶就变成淡而无味的爱好了。我们在库昆纳斯一块儿度过的那一年，对我来说，当得我一生中其他那些年加在一起。可能就我这些烦恼来说，我是个傻瓜，可是我没办法。我渴望去，而且我是要去的。”他停